

# 生命与实践:柏格森生命哲学及其教育启示

娄立志,张基惠

(鲁东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教育是人的教育,是最具生命关怀的事业。柏格森生命哲学以意识为出发点、以生命绵延为核心、以直觉为方法,在当代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绵延与直觉两大概念中蕴含着柏格森哲学的基本观点:绵延是生命的本质,直觉是在经验起源处把握绵延的方法。从绵延和直觉出发,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教育启示可以概括为生命与实践,即绵延实在下教育的生命时间观,直觉方法下教育的实践生成观。

**关键词:**柏格森;绵延;直觉;生命;实践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2-0080-06

人的生命是教育存在的基础和原因,最初的教育发轫于人的生命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在科学技术和分工的不断发展下,教育的工具属性越来越强,生命在教育中失落着。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生命的意义在教育中逐渐被发掘被重视,但是如何解蔽生命而复兴人文性成为世纪难题。我国教育学家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叶澜教授创建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将“生命”与“实践”确定为学派的双螺旋基因,学派教育信条之一为“教育通过‘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实现人的生命质量的提升,体现教育中人文关怀的特质”<sup>[1]</sup>。柏格森生命哲学则围绕生命绵延展开,为教育回归生命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启示。本文在研读柏格森文本的基础上阐释其生命哲学中绵延和直觉两大关键概念并提出教育启示,以期为我国本土的教育理论发展提供参考,助力教育回归生命的探索。

## 一、柏格森生命哲学概述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他从意识出发围绕绵延创造了一种以生命为中心的哲学体系,其中对绵延的发现、对人的直觉的重视、对时间与空间的区分、对生命冲动的分析,体现出柏格森对生命的独到思想,释读柏格森生命哲学能为教育中的生命回归提供重要启示。

在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人的生命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生命哲学有时泛指关于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学说,这种意义上的生命哲学往往是伦理道德学说的组成部分,并不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流派<sup>[2]83</sup>。

柏格森生活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科技的发展不仅带来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也重塑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人们习惯了用空间的语言来谈论时间,混淆了科学的时间和真正的时间之间的差异;用钟表时间来衡量人的生命,这必然带来主体人的物化和异化,使人们感到内心精神世界的空虚与茫然。柏格森的思想具有强烈的时代批判性和前瞻性,在对科学和分析理性充分研究之后,他指出科学无力把握时间和创造,从而系统而严谨地提出了绵延思想与直觉方法。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曾在二战前红极一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力遍及整个欧洲,乃至中国哲学界,但二战后柏格森的学说几乎销声匿迹。有学者认为,柏格森的学说继承着康德、尼采和叔本华的思想,并残留在后来崛起的存在主义哲学里,这等于是认为,这一学说只是由尼采、叔本华的“非理性”哲学到现代人文哲学的一个过渡<sup>[3]</sup>。然而,柏格森思想的独特内涵和深邃意蕴无疑是被轻视了的,绵延这一核心概念下所蕴藏的广袤思想往往由于语言的局限性和固化性而被误读,并且柏格森的思想本身就绵延一般地创造着、流淌着、生成着。梅洛·庞蒂在柏格森诞辰

收稿日期:2019-09-29

作者简介:娄立志(1962—),男,山东枣庄人,教育学博士,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基惠(1993—),女,山东烟台人,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100 周年的学术纪念大会上用《诞生着的柏格森……》作为标题,鲜明地标示出柏格森主义没有体系,却在永远不断完善不断创造着的根本特征<sup>[41]</sup>。具有生命力的柏格森生命哲学思想值得我们不断地反思并从中寻求启示。

## 二、绵延与直觉:柏格森生命哲学之精髓所在

柏格森生命哲学认为,生命是绵延生成着的,绵延是其本质;理智与直觉都是必要的认识方法,但只有直觉能抵达绵延之内。作为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核心概念,绵延和直觉凝练着柏格森的基本观点。

### (一) 绵延:真正的时间是生命的本质

柏格森区分了科学和哲学的对象,并提出了一个最为关键的概念:绵延。科学从外部认识生命个体的活动以及周围的物质世界,哲学从内部把握生命的本质和内在的意识世界。绵延是生命的本质,与人的生命有关的研究与实践应从把握绵延出发。

1. 区分科学时间与真正时间,绵延概念的提出。柏格森重视科学知识,肯定理智的重要作用,但认为科学只能认识处于空间的物质和空间化了的时间(绵延的度量而不是绵延本身);而哲学的对象是真正的时间(即绵延),绵延是科学与理性所不能认识的。在区分广延性和时延性的过程中,绵延概念逐渐显现。并且,柏格森哲学以心理学的意识为出发点,超越科学且超越自然的进化论。

对于哲学上所说的实在、本体,柏格森的观点是,任何实体性的存在都是人的概念赋予的,不存在实体性存在,真正的实在只是倾向、运动和变化而已,而人们内心体验到的纯粹绵延即是真正的实在,它不是永恒不变的固定的本体,而是不可分割的质的变化流,是变化本身。柏格森从不为自己提出的术语下定义,关于绵延概念的理解我们可以从柏格森的原话中去感悟,“当我们的自我让自己活下去的时候,当自我不肯把现有状态跟以往状态隔开的时候,我们意识状态的陆续出现就具有了纯绵延的形式”<sup>[5]74</sup>。概括而言,绵延是真正的时间,是绝对的运动,是心理过程,是意识流,是哲学认识的对象。

2. 把握生命的绵延,认识生命的本质。绵延是过去消融在未来之中,随着生命的推进而不断膨胀的连续过程,如果把生命比作海洋,不论表面

是风平浪静还是波涛汹涌,绵延即是大海深层中永恒地奔腾着的洋流,绵延和生命是同时存在、同时消亡的。在绵延中,过去包容在现在里,并向未来不断地涌进,这持续不断的过程便是生命,绵延是生命的本质。用阶段性去划分和理解人的生命显然是一种外部把握方式,用科学的时间来分析鲜活的生命意味着把人当作空间对象,必然会损害对生命生长连续性和创造性的正确理解。而为了认识生命的本质,我们必须从内部来理解绵延、把握生命,从而在进行人文领域相关探索时将生命的独特本质考虑进去。

3. 深层自我意识的自由本性与生命的可能性。柏格森把自我意识区分为表层自我和深层自我:表层自我是指意识的表象,是与环境有关的自我、空间里的自我,体现了自我与外部空间中的经验事物和社会的联系,由理智所认识、用语言来表达;深层自我是指绵延本身,是通过内省达到的内在的自我,体现了自我意识的时间本性,由直觉所认识,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与外部空间的事物和社会无直接关联。从空间出发我们只能看到机械论、决定论的必然,而从绵延出发我们将得到自由。科学条件下的空间中,事物受因果律的支配,相同的原因会产生相同的结果;而在生命的绵延中,同样的瞬间不会出现两次,任何看起来相似的情感也都是不同的、全新的,深层自我总是在进行着创造性表达,无时不刻不在变化着、生成着、创造着,没有任何固定轨道也不受任何规律支配,是完全自由的。自由是深层自我意识的本性,意味着生命个体的无限可能性。

### (二) 直觉:在经验的起源处把握生命的原初绵延

柏格森区分了理智和直觉这两种把握实在的不同方式,并强调语言在理智固化中的作用。语言和直觉之间没有任何共同尺度,而言语和理智是同步的,语言的概括性抹杀了差异,放弃了绵延。应找回理智遮蔽下的直觉。

1. 理智与直觉各司其职。柏格森之前,谢林、叔本华等已经借用了直觉这个词,并在一定程度上把直觉与理智对立起来。但在柏格森这里,理智和直觉并不冲突,只是在某种文化背景或其他因素下,我们可能过分偏执于理智,“过分依赖于由理智产生出来的各种习惯和规章制度,从而遮蔽了原初的绵延和经验”<sup>[4]332-333</sup>。科学的认识对象是有限的,理智只能在无机世界中发挥作用,只

能用于把握物质世界,而对于认识理性的载体——人的心灵而言,理智就无能无力了。

理智不能把握生命,是因为理智同物质一样具有惰性,习惯于按照形式、机械地把握每一件事,而不能把握以绵延为本质的生命。而直觉是一种本能,它已经不具备倾向,能自我意识,能反射到其对象上、并无限地扩展其对象<sup>[6]161</sup>。分析的知识受到功利关系的限制,给我们的只是关于实在的实用的观点,而不是真正的知识;而直觉能使我们进入本源的世界,对功利的考虑弃之不理<sup>[7]37-39</sup>。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理性,本能就不可能发展到直觉;如果没有直觉,生命就如同机器一般”<sup>[8]108</sup>,理智分析方法是必要的,但永远起不到直觉的作用,只有直觉才能达到绵延实在。

2. 语言是理智固化性的原理。为了实用的目的,理智将对象的共同点分析抽象为可操作的、便于理解的成分,这种成分是可以被测量并且合规律的,以便满足人类理解和操纵物质世界的愿望。语言可以用来表达这种抽象出来的成分,但正是语言使理智的抽象性固化下来。语言用一个抽象符号或概念来称呼不同的东西,在这个过程里即使我们将语言极度细化,也不能抵达绵延的每一个瞬间,因而只保留了共性而必然地放弃了个性。进一步而言,当用文字来承载意识领域的东西,如心理事实、感觉等,我们将把在直接经验中产生的感觉转换成文字,然后再通过文字来表达感觉,这个过程中语言必然会损害感觉的直接性。柏格森认为,人类的种种印象,其固定的、共同的、因而不属于任何私人的因素被储藏在简单而现成的字眼里;这些字眼压倒了,至少盖住了我们个人意识之种种嫩脆而不牢固的印象<sup>[5]98</sup>。换言之,经过语言的处理,理智无法进入个别事物的内部本质,无法抵达实在,只是外在地比较并归纳事物的异同使其进入由某一种语言概括出来的范畴内。

3. 重建直觉方法及其必要性。理智的主要作用是空间化和实体化,“我们一般只考虑数学的时间,只看到发生不可分割的和不可逆转的变化的各个部分怎样组合、解体和重新组合”<sup>[9]103</sup>,这显然不利于我们把握绵延着的生命,因而必须探寻直觉方法。柏格森所言的直觉,是一种共鸣,它使我们置身于对象内部,以便与对象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东西相契合,这一过程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我们需要在理智和本能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如果过分执着于思辨活动,我们将成为一种机制

的一部分,从而陷入一个理智、机械化、工具化的死板世界;如果过分依赖本能,放弃了人类独有的理智,我们可能会沦为堕落入动物之维的行尸走肉<sup>[4]332-333</sup>。柏格森把直觉和生命紧密结合在一起,认为直觉是与生命同一的一种特殊本能,凡有生命之处也就有直觉意识;但是,尽管它是这样简单和普遍,由于理智的遮蔽,人们只有在十分集中注意力的极少数时刻才能体验到直觉<sup>[10]142</sup>。如欲把握绵延着的生命之本质,必须拨开理智下的层层云雾,重新找回并重视直觉方法。

### 三、生命:绵延实在下教育的时间观

生命即是绵延本身,是真实的时间。教育的时间观就是在生命可能性基础上关注生命成长的一种教育时间观念。当今社会文化中的某些功利性和效率优先思维方式已然波及教育领域,教育时间观陷入对科学时间的盲目迷恋和追随中,逐渐远离人的生命。绵延着的生命个体的可能性彰显了教育的必要性,教育只有尊重生命的内在绵延才能真正关注学生生命成长。

#### (一)功利教育时间观的审视与批判

功利教育时间观以科学的空间化时间为基石,为了追求教育的效率和普及率而将教育时间的绵延本质舍弃。空间化时间将数量式众多体的并排置列看作时间的本质,这种时间是匀质的、可测量的,因此功利教育时间观下教学与管理更为可控,有利于集中利用教育资源以在有限资源内扩大教育普及度。这种空间化时间与人身体的绵延性相背离,与作为性质式众多体的生命无关,“这种时间制度毕竟是外在于人的生理节奏和心理意识的,更是对生活情境的一种抽象和脱离,它反过来又制约和束缚了人,使人被‘物’化,人的身体和意识被规制在一种外在的秩序之中”<sup>[11]</sup>。教育领域内的诸多现象呈现出对功利教育时间观的盲目迷恋。

1. 家长由于过度竞争和盲目比较而忽视儿童生长节奏。成人在现代社会的高节奏生活中获得世俗性地索取经济资本的经验及焦虑,应用到子女身上即表现为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顾儿童成长规律而接受辅导班的提前教学,不顾儿童兴趣而为其选择各种特长班,不顾儿童生长节奏而提前为其规划好人生道路。父母口中经常提到的“别人家的孩子”成为导致学生成长中焦虑和抑郁的重要原因。儿童本以“心灵直觉”

的方式对世界探索求问,却在成年人盲目追随的科学时间中不得自由,生命的自然节奏被打乱<sup>[12]</sup>。

2. 以懂事、听话、守纪律为标准的小大人观念催促儿童长大。不论是在家庭教育中还是学校教育中,都将说大人话、做事守规矩的儿童作为正面榜样,这种催促儿童长大的现象体现出家长、教师 and 整个社会对儿童成长的耐心不足。为了达到急功近利的目的,可能采取“灌输”“题海战术”“训练”等违反生命发展自主性和规律性的教育方法。以成人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儿童的发展,缺乏对生命不同发展阶段应有的特征的尊重。

3. 学生时代沦为为未来工作生活做准备的阶段。教育社会价值的僭越遮蔽了教育的育人本质,学校教育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夹杂着功利性的教育追求。人们期望从教育中寻找的是职业、地位和竞争能力,而不是良好的人格、科学的世界观以及健全的生活方式<sup>[13]211</sup>;学生及其家长的求学目的逐渐转向了为将来找到好工作做准备。当找到好工作成为求学的终极追求,学生接受学校教育的过程易于沦为为未来生活做准备的预备阶段,学生当下生命时间的重要性被忽视。

(二) 创造进化的生命个体:人的可能性与教育的必要性

生命在其绵延过程中创造地进化着,柏格森谈及生命时说,生命从起源开始,就是同一个冲动的延续,它分成了各种不同的进化路线<sup>[6]50</sup>。每一生命个体的向上冲动使其具有朝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赋予了教育时间以意义,从而使教育成为必要。

绵延中的创造进化揭示了生命的未完成性,彰显着生命的可能性,学生作为尚未成熟的生命个体,更是具有发展的无限可能性。李政涛认为,“教育眼中的生命是以可能性为前提的、具有高度可塑性的生命”<sup>[14]</sup>。人的可能性包含两种含义:其一是生命群体的异质性,生命是独特的,异质性意味着群体具有多样性发展的基础;其二是生命个体的可塑性,生命个体是绵延着生成着的,教育和环境可以对个体的发展产生影响。柏格森的创造进化不是指传统意义上个体按照自己的目的有意识地规划自己的道路,而是指深层自我的创造性表达。完整意义的人在生命绵延中逐渐“生成”,这一过程呼唤着教育助力人的生成。教育以生命的可能性为前提,根据个体的不同情况

引导生命的生成过程,将学生的各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

绵延着的生命的冲动力是世界进化发展的创造源泉,这种创造的进化区别于斯宾塞的机械进化论和莱布尼茨的目的论。在机械论和目的论的假设中,生命是被过去的推动力或者未来的目的所引导着的,没有产生全新事物的可能性。这种解释弱化了人的思考的意义,认为人仅仅为了行动才思考,“我们的智力被注入行动的模式中,行动成为必然,而沉思便是奢侈”<sup>[6]41</sup>。强调生命必然性的观点合理化了教育的规训化,因为一切都是既定的,而使学习的目的单纯限于形成一种无意识的行动模式,不需要意识参与、也不需要创新。生命冲动无时无刻不在创造自身和创造新的东西,由于它本身即是绵延,在不断进化着,因而生命带有随机性、变异性和不连贯性,开放的、启发性的教育尤为必要。

(三) 生命的成长:关照学生内在生命的教育时间观

在绵延着的时间之流中,生命按照自己独特的节奏和张力展开,并在生成过程中不断创造着。人的生命时间是生成着的、创造着的且独特的,教育时间观应该关照到学生内在的生命时间。首先,教育应顺应儿童成长的内在节奏和张力。儿童是具有自身特性的生命主体,其生命的生长与创造过程表达着自己特有的节奏和张力,其自然倾向和能力的生长都是要按照这种节奏和张力在自己的时间中达成的。教育的时间只有与儿童生命内在的时间表相匹配,教育才能发挥对儿童生长的作用<sup>[15]</sup>。其次,教育应尊重学生个体生命绵延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学生个体之外不存在既定的成长模式和规则,教育不可以外在的标准或成人的标准去规定学生。从生命参与的角度提出儿童教育应让生命在场,实现儿童与成人的共同栖居,回归儿童教育之根本<sup>[16]</sup>。最后,学生的当下生活时间也是同样重要的。对于学生的生命时间,不应把现在仅作为将来的准备阶段,个体生命发展的前后时间本就无主次轻重之分,每一生命瞬间都是生命的重要时间,不可分割地构成了生命本身。

#### 四、实践:直觉方法下教育的实践生成观

学生独特的体验与实践是人主体性的体现,除了基本的实用知识和生存技能的掌握,教育还

应注重学生作为独立生命个体的实践,使其获得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充盈的意义世界。实践意味着教育场域内焕发着活力的生命交互,涵义之一为,超越仅仅在头脑中发生的智力活动,教育涉及完整的人,包括精神和肉体、心灵和身体、思辨和活动的各个方面;涵义之二为,教育活动由其中生命主体的实践交互作用产生,既是指教育者一方以示范着与影响着为主的生命实践,又是指受教育者一方以体验着生长着为主的生命实践。

### (一)理智遮蔽下的教育反思,明确教育的生命基础

崇尚理性的时代背景下,飞速发展的科技带来的思维方式已然从自然科学入侵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理智的遮蔽作用涌向峰值。随着教育文明的进化,受过教育的人通过获取知识技能、参加考试选拔获得职位后却陷入恐慌和迷茫,在喧嚣的社会生活中失去理想的人们被迫以名利为追求,近年来的自杀率上升、科学家不顾伦理道德进行实验、高学历人才做出不良行为、学历成为一种名利符号而被交易等社会现象使我们通过反思清楚地看到教育愈发远离生命的现实状况。柏格森曾指出,理智处理生命对象时仍采用那种死板的、僵化的和残忍的工具,使教育学和教育实践在历史中都曾受到损害,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我们固执地将有生命对象当作无生命对象去处理,并且用界限分明的固体形式去思考全部现实(无论它是如何流动)<sup>[6]150-151</sup>。换言之,理智不能把握生命之本质,当理智僭越遮蔽直觉本能,教育的生命基础将受到破坏,教育必然遍体鳞伤、失去本真。

生命是教育的逻辑起点,从生命视角反思教育,教育不应是为了获得知识(结果)而学习知识(过程),不应是知识的权威压制生命的本性,教育过程应渗透在生命里,唤醒生命的灵性和自觉性<sup>[17]85</sup>,教育是以生命的健康成长为理想目标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进行的一种生命互动,在这个过程中,生命介入是教育有效性的前提和保证。重申理智不能把握生命之后,我们可以确定教育语境中有超越理智的认识方法值得重视并探寻。

### (二)张扬直觉方法,教育应尊重学生个体的独特实践

当明确了我们所要抵达的实在是生命个体绵延着的生命,将实在抽象为语言然后再释读语言显得过于冗余且必然带来“失真”。直觉是直接

的方式,它使实在的生命以其本来面貌向我们展开,使实在的生命以它原始的纯洁性向我们显现,这种原始的纯洁性不掺杂任何实用的考虑或者理智的抽象,对这种纯洁性的探寻也正是我们直面生命的教育的追求。直觉的方法不是虚幻的、神秘的想象或者“第六感”,而根植于学生的独特实践。

当我们主张在教育中张扬直觉方法时,首先要对直觉进行概念的辨析,避免望文生义的误读。必然与常识中、生活中所说的直觉不同,柏格森所言的直觉是一种需要意志努力的、不带空间性和功利性的把握实在的认识方式。在教育中张扬直觉方法,不是直接把“直觉方法”教给学生,这里的“直觉”和“理智”或“思辨”是相近层面上的概念,它和可操作的教学方法之间的距离正是需要探讨和抵达的。尊重生命个体的独特实践是教育对直觉方法的回应。每个学生进行着独特的生命实践,教育以理想的生命为追求,尊重每一独特生命并使生命焕发活力,使生命的能量通过教育得到提升,生命成长最终在个体独特的实践中得到实现,教育就是要介入这一实践中,引导学生在经验起源处把握生命的绵延。

### (三)超越语言的实践,教师示范与学生体验

虽然教育中语言的使用非常必要且至关重要,但是语言是固化的人类理智的集中载体。在教育生命交互过程中充满偶然性与独特性的自由瞬间,这些超越语言的部分中蕴含着学生人文素养提升的重要意义。

1. 教师应把言传和身教相结合。在教师通过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以语言为媒介开展的讲授教学、讨论教学等过程中,“言传”的内容多为人类理智能把握的科学知识,因此语言作为交流传递的媒介是高效的;而基于教师主观理解的教育可以传递客观知识以外的内容,是更为鲜活的教师个体实践经验。生命的绵延无法用语言充分表达,语言之外的“身教”要使教师作为生命个体的独特感受通过非语言的形式与学生进行交互。

2. 学生通过直觉在经验的起源处进行体验。学习既包括从外部吸收高度总结的现成知识,也包括从内部出发获得个体的独特体验。举例而言,学生要想获得关于苹果带来的味觉的知识,通过分析苹果的化学成分或仅听取语言的描述都是徒劳的,吃一口苹果才是获得这种知识的正确方法。拉·科拉柯夫斯基认为,这并非意味着我们



能用味觉来代替分析的知识,或者味觉总是高级的,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用不同的行动导致了对物体的不同认识而已<sup>[7]</sup><sup>47</sup>。教育中必然不排斥理智的作用,也不排斥进行科学的教育,只是反对理智的遮蔽、科学的专制和对学生个体体验的忽视。

柏格森生命哲学的绵延概念指出生命处于流淌和生成中,揭示了生命是未完成的、充满可能性的,因而教育是必要的,教育时间应尊重生命的节奏;直觉概念指出了理智之外的一种把握绵延的认识方式,揭示了语言使理智固化并且压抑了直觉,因而教育应介入学生个体的生命实践以引导学生在经验起源之处通过直觉进行体验。柏格森生命哲学内容丰富而精彩,本文仅从其最重要的两大概念——绵延和直觉出发对其进行阐释,不免有失全面,而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更多教育启示仍有待研究。

### 参考文献:

- [1] 叶澜.“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在回归与突破中生成[J].教育学报,2013(5).
- [2] 陆茵.现代西方哲学流派[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 [3] 谭裘麒.唯有时间(绵延)真实——柏格森自我意识本体论初探[J].哲学研究,1998(5).
- [4] 王理平.差异与绵延——柏格森哲学及其当代命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5] 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M].吴士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 [6]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M].肖聿,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 [7] 拉·科拉柯夫斯基.柏格森[M].牟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 [8] 尚建新.重新发现直觉主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9] 柏格森.生命与记忆:柏格森书信选[M].陈圣生,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
- [10] 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11] 鲁正一.偶然性视域下的教学时间观:反思、诠释与重构[J].教育发展研究,2016(4).
- [12] 宋敏.异化与回归:生命哲学视域下儿童教育探析[J].现代中小学教育,2018(7).
- [13] 石中英.教育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14] 李政涛.教育学的生命之维[J].教育研究,2004(4).
- [15] 张更立.论柏格森“生命哲学”视域中的教育时间观及其对儿童教育的启示[J].全球教育展望,2011(7).
- [16] 彭辉,边霞.让生命在场:儿童教育的空间向度——兼论西方空间理论对儿童教育的观照[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8(2).
- [17] 刘铁芳.追寻生命的整全:个体成人的教育哲学阐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 Life and Practice: Bergson's Life Philosophy and Its Educational Enlightenment

LOU Lizhi, ZHANG Jihui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Education exists for human beings, which cares for life thoroughly. Bergson's life philosophy, which takes consciousness as its starting point, life duration as its core and intuition as its method, is of great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mporary times. The two concepts of duration and intuition contain the basic viewpoint of Bergson's philosophy: duration is the essence of life, and intuition is the method grasping duration in the origin of exper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ration and intuition, the educational enlightenment of Bergson's life philosophy can be summarized as life and practice, namely, the educational life time view under the duration and the practical generation view under the intuition.

**Key words:** Bergson; duration; intuition; life; practice

(责任编辑 合壹)